

海外情缘

温一知 著

花城出版社



温一知 著

海
办
情
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情缘/温一知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9

ISBN 7-5360-3579-9

I. 海...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395 号

海外情缘

温一知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1 插页 350,000 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579-9

I·2954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蹚过生命的河流（代序）

——读温一知长篇小说《海外情缘》

陆笙

我在这座位于广州附近的小城不知不觉已生活了数十年，原先宁静的小县城变成了如今喧嚣的城市。我记住了一些人，也忘却了一些人，更多的人是擦肩而过。生命是一条河，我从人群之间不经意地“淌”过，别人也从我身边悄然“淌”过。忽然有一天，一位高高瘦瘦、头发花白的老人家夹着一本厚厚的书稿来找我。他就是温一知先生。

温一知出生于泰国一个叫做佛统府的小城市，儿时回国念过四年小学，然后，在曼谷一间华人开的书店做了3年店员。1949年早春的一个黄昏，他孑然一身踏上了回国的轮船。除了哥哥外，他的母亲、姐姐还蒙在鼓里呢。那时他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经组织介绍，回国参加了解放战争，所在的部队是游击队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三支队，负责宣传工作。解放后，组织安排他负责组建汕头市新华书店，随后又派他组建惠来县书店，1953年任增城县新华书店负责人。只因为在曼谷那3年的书店店员生涯，他一辈子跟书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被抽调去参加“四清”运动，本来是个好差事，是培养后备领导

干部的，但没搞完就忽然来了“文化大革命”，温一知就不明不白地被搁置下来，此期间在煤管站当了个副职。改革开放时煤炭依然吃香，不少人捞得盆满钵满，温一知却始终是两袖清风。待煤炭价贱，别人一个个抽脚走人，温一知却仍留下来。他的工资差点发不出，幸好他是“离休干部”，才靠保障局及财政局每月的一点儿补助，勉强保持粗茶淡饭的晚年生活。如今哥哥姐姐在泰国已跻身富裕阶层，对于这位当年私自出走回国的弟弟，他们之间早已隔着一道永远拆不开的墙。去年回曼谷探亲时，面对着哥哥的冷漠，姐姐的怨言，他独自站在美丽的湄公河畔，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不知温一知有无懊悔当年在曼谷的选择，突然改变自己生命的轨迹呢？我在倾听他叙述一生的经历时，在他那张经历了岁月风雨和人生风霜清癯的脸上只看见了平静与淡定。也许，温一知的人生结局不如许多人那么完满，但可庆幸的是温一知已经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口气讲述了在曼谷书店时看过的书：冰心的《寄小读者》、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萧红的《呼兰河传》、叶圣陶的《稻草人》、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外国作家高尔基、屠格涅夫、歌德的小说、诗歌等等，50年代当书店经理那段时间看的书就更多了。生命的溪流淌过那一片书林，于是便有了对人生的理解和绚丽的激情，正是凭着这种理解和激情，温一知先生才会在75岁的高龄写下这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海外情缘》。

《海外情缘》描述了30年代初，3位潮汕农村青年刘杰、李长根、杨灶去暹罗（1939年改称泰国）谋生创业的故事。他们离开了多灾多难的祖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挣扎求生，举步维艰。杨灶在打工时丢掉性命；李长根继承了表哥的产业，并成为表嫂的第二任丈夫，可谓事业有成，却是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刘杰历尽艰辛之后与庄园主人沃娃莉产生了爱情，并结为夫妻，拥有一份共同创造的产业——一座新的果园，然而好景不长，妻子病逝，人财两空。小说还描述了早年过暹罗的老一辈华侨郑寿松家族，是白手起家创业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代开拓者，然而经几代人的变迁，外患内忧，郑氏家族以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大庄园最后葬送在第3代人的手里。

《海外情缘》是温一知用了4年时间，四易其稿，从40多万字的初稿改成现在30多万字的长篇。其间为了某些细节的更改，还亲自去泰国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住了一段日子。也许这不是一部惊世之作，但却是温先生走过了近一世纪的人生之路对生命的最后一瞥，既有悲悯，又有感叹。书中的人物都是他熟悉的乡亲父老，有些甚至是他的亲人，他们跋涉过的那条坎坷的人生之路洒满了泪水和血汗，他们像无根的浮萍飘洋过海，在异国的土地上委曲求全。那是一片美丽而残酷的土地，在暹罗湾季候风吹过的那片东南亚热带之邦，滋长着风景如画的椰树林，还有漫山遍野的榴莲、芒果、香蕉……；滋长着曼谷、芭堤雅风情万种热情奔放的女郎；也滋长过一代又一代侨居华人生生灭灭的梦想。温一知在他的晚年岁月里，用平静和清淡的笔调讲述了在这片土地上一群中国人命运的故事。文似其人，正如温一知那清明的心绪，细腻的性格，于是便有了30多万字的叙述一丝不苟的韧性，以及波澜不惊的从容细致，恍若林中溪涧，细水潺潺，曲折而清爽。

这是一部血泪掺和的华侨创业史，也是一曲生命之河流消欢乐和忧伤的悲悯之歌。我却从中看到了宿命。

目 录

蹉过生命的河流（代序）

——读温一知长篇小说《海外情缘》…………… 陆 笙

第一章	离乡背井……………	(1)
第二章	飘洋过海……………	(17)
第三章	异国他乡……………	(32)
第四章	服苦役……………	(45)
第五章	过年……………	(61)
第六章	路在何方……………	(74)
第七章	流落街头……………	(88)
第八章	邂逅的惊喜……………	(100)
第九章	捞外快……………	(114)
第十章	遇难投亲……………	(128)
第十一章	重返庄园……………	(143)
第十二章	“公主”召见……………	(153)
第十三章	庄园纪事……………	(167)
第十四章	谈婚论嫁……………	(178)
第十五章	忆童年……………	(193)
第十六章	接棒……………	(207)

第十七章	受宠若惊·····	(220)
第十八章	人约黄昏后·····	(233)
第十九章	郑继发其人·····	(246)
第二十章	肮脏的交易·····	(258)
第二十一章	跳出陷阱·····	(274)
第二十二章	捕捉天鹅·····	(285)
第二十三章	不是同根生·····	(301)
第二十四章	狂欢之夜·····	(316)
第二十五章	风云突变·····	(328)
第二十六章	两地情牵·····	(344)
第二十七章	前路茫茫·····	(361)
第二十八章	炮制遗嘱·····	(376)
第二十九章	瓜分庄园·····	(389)
第三十章	迟到的爱·····	(401)
第三十一章	花开花落·····	(416)
第三十二章	海难·····	(432)
第三十三章	时过境迁·····	(443)
第三十四章	交心·····	(454)
第三十五章	佛国度春秋·····	(467)
后记	·····	(480)

第一章 离乡背井

1935年，南方秋天的一个早晨，三伏刚过不久，但已有几分寒意了。

刘杰、李长根和杨灶三个同乡后生仔，结伴过暹罗的行程就在这个时候起步。他们的亲人刘杰的父亲刘汉章和他的童养媳何三妹，还有抱在怀里只有半岁的女儿刘明珠一齐出来送行。同时出来送行的还有李长根的母亲和他一个兄弟，杨灶的父母等人。他们为了远行的亲人而到村口送别。

准备离乡远行的三个青年，见到出来送行的亲人，没有一张笑脸和愉悦的表情，几个妇女还流着眼泪，个个都为即将离别的亲人感到难过，这样使远行人迈不开脚步，父子、兄弟、夫妻一时显得难舍难分，三个将要离家上路的后生各自劝他们的家人回去，李长根和杨灶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即将离去，不知何年何月才回来，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远行人又一次安慰各自的亲人几句话之后，便大步踏上路了。

这群送别的家人痴呆般站在村口，直至视线看不见远去的亲人后才各自回家。然而刘杰的童养媳何三妹却与众不同，她抱着小女儿刘明珠疯疯癫癫的跟随着丈夫后面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任由丈夫怎样劝她回去，她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继续跟着走。

此时此刻，何三妹她担心的是丈夫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有没有回来相聚的一天，年轻夫妻毕竟要比其他亲情来得浓烈，一时一刻都感到难分难舍，尤其在临别之前，哪怕只有一分一秒，总是想多讲几句，多看几眼也是一种满足。嘴像老太婆那样唠唠叨叨的，她自己也不知讲了多少想讲的话，也不知重复多少遍，诉不尽的离愁别绪，最后她只好重复道：“杰哥，你以后就是不顾及我，也要顾及你的亲人，看在爹他老人家的份上，还有你这个亲骨肉！”

“三妹你尽可放心，我怎会忘记爹和你们母女呢！到了暹罗以后赚到钱一定会寄回家，都走了这么远了，你就回家去吧！”

同行的李长根道：“三妹，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用再送了吧！”

“杰哥又不是抽壮丁去当兵，那是十去九不回，杰哥是过洋赚大钱的，何须这样难过呢！”别看杨灶这条粗汉子平时也不善于言辞，可是这回一句话出口就阻住了三妹的脚步，只见她站在近河边的路口，痴呆地望着丈夫的背影，那搁着汪汪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9月25日从榕城开往汕头市的客轮徐徐靠了码头，这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刘杰他们三个后生及其他一些准备过洋的人，由一个姓陈的水客（从事带人过洋的人）把他们带到一家叫继丰的客栈住下，并对这帮过洋客道：“你们在这里暂住三天，28日下午即可乘大轮船去暹罗了。”到汕头市的第二天，刘杰和他两个同伴商量妥，准备在等候船期的两天时间去逛大街，看看汕头市是个什么模样，这也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这个从未见过的热闹城市。

三个人都是在乡下长大的，除了刘杰到过一次县城以外，李长根和杨灶连县城也未见过。这回初到汕头市，十足是个大乡里出城，三个人紧挨着走，尤其杨灶总是拉紧刘杰的手，小心翼翼地生怕走失散。

在他们眼里，这城市的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李长根和杨灶从来未见过汽车，连黄包车也没见过，当他看到坐黄包车的都是那些穿着华丽整洁的公子哥儿、太太小姐，他们盘起大腿舒舒服服地坐着，拉车的汉子却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看上去很不顺眼，心里头也很不舒服，杨灶心里骂道：“一人轻松，一人累死，一苦一乐叠在一块，这成什么世界！”

在大街上他们注意到人们的穿着，也觉得奇异古怪，与乡下百姓不同的是，较罕见的是城市人穿西装，也有他们从未见过的个别少数人穿长衫马褂的，头上戴顶瓜皮帽，杨灶问刘杰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现在还不是冬天为何戴这种帽子？”

刘杰道：“这种人叫做清朝遗老，他们还眷恋着前朝的事物，听说有的人还利用那顶瓜皮帽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呢！”

三个人在街上人群当中穿来穿去，看到各种人的穿着后不由自我审视一番，都觉得自己粗麻布衣衫也够寒酸了，可没料到在这繁华的城市里，竟有人比起自己穿得更破烂的百补衣，一种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觉得他们也很可怜。

以前也听说过，说城市里有钱人住高楼，穷苦汉子睡街头，确实一点也不假，他们眼前看到的正是这个样子。在好些地方都可见到有老有幼衣衫褴褛，污头垢脸睡在屋檐下，在这深秋的夜晚蜷缩成一团挨到天亮，杨灶叹道：“这楼上有钱人家也不施舍一点给他们，真是无人情味。”刘杰道：“世态炎凉，哪里有这么多人情味，都是自己顾自己。”

在大街上还有不少使他们感到新鲜的事。杨灶从未见过穿高跟鞋的女人，走起路来腰肢一摆一扭的，觉得很稀奇，于是又停住脚步专注看她们走路，笑着对刘杰道：“杰哥，你看这城市里也还有缠脚婆，走路多不方便呢！”

“不要少见多怪，他们哪里是什么缠脚婆，那是时髦的高跟鞋，他们走路还顶轻快潇洒呢！还不快走，人家还会笑你山佬大脚板叉哩！”

三个乡下佬步入市区穿街过巷漫无目的地溜了一整天，观赏了不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东西，大开了眼界，觉得是玩赏得最开心的一天。

当他们三个人回到客栈时，那个姓陈的水客对他们说：“原定於 28 日开往曼谷的客货轮，据说是因为出口货物没有如期到港，因而本航期要推迟五天，延至 10 月 2 日才开航。”

刘杰他们几个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突然，几个人都愣住了。本来嘛，航班因故延期也是常事，不足为奇，顶多再等几天就是了，但这对刘杰他们几个人来说，却是成为一个大难题，原因是盘缠不足，在汕头逗留多五天，每人必须增加五天的食宿费开销，今次准备过洋，他们费尽心思多方筹措，才凑足了盘缠，可是如今又变成不足开销，这如何是好！几个人都像失魂落魄一样，浑浑噩噩。

他们想到的是，假如这次不能成行，不但白花了钱，自己固然难堪，也会使家人失望，还会被同乡人耻笑。逛了一天大街，那种欢畅愉悦的心情倏然消失，被一种焦急忧虑的情绪所代替。

过了片刻李长根好像是想到了好办法一样，他露出了笑容道：“有办法！我们一齐去找那位水客，说明船延期而我们费用不足够，这五天我们就不在客栈食宿了，这样不就可以节省

食宿费用了吗?”

刘杰思索了一下然后道：“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是可以节省点钱，不过总不能几天不吃饭呀!”

李长根道：“我们随便买点粗糙食物，至少吃一点也可以挨过这几天嘛!”

主意拿定后三个人找到那水客，将已商定的主意提了出来，谁知一开口就遭到水客的驳斥，他严肃地说：“你们想得倒很天真，老实说从来都没有这个先例的，客栈招来过洋客都是食宿船票一统包，他们也是为赚钱的，任何一间客栈都一样，不在客栈食住，谁会给你们订船票，现时开往曼谷的轮船都是运货为主，为数不多的船票太古轮船公司都给各客行包了，不信的话你们几个直接到轮船公司去问，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可以买到船票。”

其实这又是客栈与水客串通对乡下农民的一种欺骗，说吃住船票由客栈统包，也就是要在吃的赚你一点钱，住的赚点钱，而船票由客栈集中购买，可以享有回扣并且再加价还赚你的钱。而乡下农民来到汕头人地生疏，也不知这轮船公司究竟在什么地方，说这统包就是要在过洋旅客身上多刮点油水就是了。

水客这番话，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几个人无精打采，像个漏了气的皮球再也蹦不起来。杨灶慨叹道：“过洋，这七洲洋太大了，我们是难过得去!”李长根垂头丧气一言不发，也无法说出他内心的惆怅和失望。

刘杰这时还没有绝望的表露，他正在思考着如何应付目前这种尴尬的处境。他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找不到其他可行办法的话，那只好让李长根和杨灶两个人先去，自己准备留下来。

李长根、杨灶两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今次碰到这个难

题，不仅感到沮丧，而且也显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距离船期只有两天了，刘杰集中三个人路费订了两张船票，李长根随即问道：“杰哥，这两张船票能让三个人去吗？”

“当然不成，不过我考虑过了，现在只好让你们两个人先去。”

杨灶赌气道：“杰哥，你不去我也不去，大家一齐回去耕田也罢。”

刘杰道：“不要那么傻气，今次筹措这点盘缠的确是不容易，如果三个人一齐打回头，这岂不是前功尽废了么！去了两个就等于成功过半了，你说哪种方法合算？”

李长根道：“话虽如此，但我和杨灶都从未出过门，这回要不是与杰哥你一起来，我和杨灶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呢！”

刘杰道：“你们已有两个人同行，不就是已有了同伴了吗？如果这点勇气都没有那也只好回去耕田了。你们可要知道今次行程是一次机会，切不可轻易放弃。”

三个人当中刘杰年龄最大，也是多点知识的人，还当过几年校工，社会经历和见识要比李长根和杨灶多些，所以刘杰的话他们两个不敢不听。

李长根又问：“杰哥，那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又怎么办？”

“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准备在汕头找一份工，哪怕是什么苦差也好，待筹足路费之后再去，走回头路不是好办法，谁也不愿这样做。”

明天下午赴曼谷的轮船就将启航了，刘杰将两张船票给了李长根和杨灶，自己决定留下来。

李长根、杨灶两个拿着船票，像是吃了定心丸，盼望已久过暹罗的愿望也许不再是梦了，心中暗自庆幸，不过使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刘杰没有能够一块同行，少了个帮得到自己的人因

而又觉得很难过。

刘杰所带的盘缠给了李长根他们买船票后所剩下无几，顶多也不过是应付十天半月的食用而已，处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往后的日子又该怎样过呢！心里茫然。然而刘杰并没有忧郁悲怆的表露，他抑制自己，在他两个同伴面前保持平静的心态。

去与留，明天就将分手了，刘杰依然和两个同伴上街走一走，又顺便到海滨码头看一看那过洋的巨轮是什么个样子。

靠近海滨码头，中美号巨轮停泊在码头正中，这艘巨轮究竟有多大，这对于他们几个初出茅庐的乡下人是无法说得清的。

杨灶道：“我看这轮船是可载上千人。”

李长根也有他的看法，道：“何止千人，还可以装上很多货物，你看堆放在码头上的货物该有多少？”

“是呀！望头不见尾，谁也猜不透究竟有几多。”

这时刘杰却没有参与他们两人的争论，从岸上望去只见那宽广的码头货物堆积如山，一包包、一箱箱的货物正等待装船，船上起重机的吊臂正不停地旋转升降着。

在码头另一端却又堆满着用木箱和瓷缸包装的货物，大概是由于容易破损的缘故，则由搬运工人用人力运送落船。装卸工人每人肩膀扛着一箱箱货物，从一条通向甲板上的跳板上，又从另一跳板下来，好像蚂蚁搬家一样，左上右落有秩序地进行着。起重机和人力搬运同时在操作，机器隆隆响和人声嘈杂相交织在一起，码头和巨轮的甲板上熙熙攘攘，形成一片忙碌热闹的场面。这时刘杰对这场景物正看得入神，突然间在他眼里仿佛有个重大发现一样，抓住右拳头在自己左掌心用力一击，自言自语地喊道：“有办法，有希望了。”

站在他身边的李长根问道：“杰哥你说有什么希望？”

“我们走，回客栈去再说吧！”

在客栈一个房间里，刘杰把李长根和杨灶拉到身边，压低声调神秘地对他们说：“明天下午船要起航了，你们两人在这里等着，到时那水客会带领你们上船的。”

杨灶问：“杰哥你呢？”

“我今晚想办法先行上船，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宣扬，那水客如有问到我时，你就说我已回乡下去了。”

李长根和杨灶心里有几分明白，但实际上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便多问，只能“嗯”了一声，表示听从刘杰的安排。

天黑以后刘杰将他一小件行李交给李长根，并悄悄对他说：“我这就先走了。”他刚迈出客栈门口，又似乎有点不放心，于是回过头来对他两个很幼稚的同伴道：“你们不要上街乱闯，要把船票保存好等候上船，千万不可大意呀！”

刘杰趁天黑离开客栈，脚步匆匆朝海滨码头走去。

紧靠在码头的中美号巨轮和码头上灯火通明，如同白昼，船上职员和水手们，正在忙碌着为明天启航做各项准备，起重机隆隆响，不停地转动升降继续在装货。

码头的另一端，几十个搬运工人正在搬运那些笨重的用瓷缸包装的食品。码头上一片繁忙，人声喧嚣，从码头通向的甲板上架起两条跳板，肩膀上扛着货物的搬运工人，一个挨着一个迈着沉重的步伐，通过跳板往船上送。随着脚步同时发出“嗨哟嘿！嗨哟嘿！”有节奏的吼声。

刘杰站在码头外的一边，他看清了这帮搬运工操作全过程，于是毅然参与进去，他拿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浴布，盖在自己头顶上，头尾两端披在左右肩膀上，刘杰心里明白，他这

时的装扮已完全像个搬运工人了，就毫不犹豫大步地向码头堆货场走去。

正在进行作业的搬运工们，他们都关注着装运货物，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队伍中夹杂着一个新来的工友。

刘杰走近堆货场，仿照其他工人一样的劳作姿势，弯腰两腿略下蹲，微低着头，两个正在作业的工人抬起一箱货物置于刘杰肩上，刘杰随即跟着其他工人背后，一步一步地通过跳板往甲板上走去，然后进入船舱。

如此这般，刘杰上去又下来已经搬了几箱货物了，他乘机观察船舱里的情况，目的是要寻找一处今晚可以藏身的地方，于是在船舱里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突然间他发现船上一间厕所，这是三等舱的公厕，没有乘客上船之前厕所是空着的。刘杰走了进去，解开半截裤子蹲下，佯装方便的样子。他想：就在这里蹲它几个钟头，待夜深以后再见机行事，反正这厕所是没人进来，我暂时也不准备出去了。

十一点钟以后，装货的起重机已经停止运转，通过人力搬的货物亦已搬完了，再也听不到“嗨哟嘿！”的呼喊声。突然间听到码头吹哨响，跟着船上两条跳板被卸了下来，搬运工人也陆续离开码头了。

随后船上传出电铃响声，预示今天作业已全部完成，接着底舱部分电灯也熄灭了。整个底舱除了左右两边留有狭窄的通道外，都堆满了各种货物，舱内没有留下来多少空间。

夜已深。刘杰从厕所出来，好像进入另一个洞穴一样漆黑，偌大底舱空无一人，静悄悄的，空气闷热给人一种闭塞和恐怖的感觉。

刘杰凭着通道外一丝灯光，蹑手蹑足偷偷地钻进一处用大帆布盖好的货堆里去，这大帆布也被刘杰当作被盖了。急剧跳